

11-18-2017 14:00

從教育觀點看影像教育的重要性及未來方向

林:林文淇

V:Pascal-Alex Vincent

傅:傅秀玲

(07:40)

(冷彬開場)

冷：

大家午安，今天我們臺法論壇的第二天，昨天比較討論的是產業端如何加入影像教育的部分，除了巴黎獨立電影聯盟之外，也請到創作者、片商參與討論，今天跟明天我們會回到影像教育的本質，除了各單位逐漸加入，探討影像教育如何解決學生的某些問題，我們討論如何透過加入教育現場來改變臺灣教育現場，那今明兩天我們會試圖做更多的梳理，為什麼影像教育可以作為思維教育的基礎，普及性地以影像作為一種通識教育，連動到產業的人才，這中間是不是有必然的關連性，我們非常高興今天下午的講者都有創作和教學經驗，在這個場次我們要先歡迎林文淇老師，他其實不是電影本科，是跨界的外文系教授，跟我們富邦文教基金會一樣多管閒事喔（笑）。

林：

謝謝冷彬，今天是第二天嘛，其實我在跟冷彬開玩笑，我自己在大學裡面長期的觀察，是如果大學沒有一個電影研究、電影系的建制，在國立綜合大學其實沒有的，我們頂多有影像傳播系，像政治大學有傳播學院大概是最完整的，但一般大學是沒有的，我們沒有電影研究的研究所，北藝大現在才要開始，但他基本上叫做電影創作系，不是研究的，像南藝大有個比較屬於影像美學的，可是基本上是沒有的，像綜合大學，臺灣我們中央大學雖名列前茅，但看一下偶爾開的通識課，他通常都不是電影專業老師開的，可是以中央大學都這樣的話，我滿困惑臺灣的電影教育是哪些人去推動，如果中學需要電影老師，不見得是電影創作的教學，而是以影像的傳播識讀，影像如果是學生用來認識社會世界的媒介，有教電影的都知道，電影裡會有一個電影語言，透過聲音分鏡鏡位是有一套語言的，學生要知道他在看到一部好看的漫畫、電影其實都是有語言的，他今天如果看到一個好看的漫畫，他不會知道除了故事之外還有什麼感動到他，那如果他覺得不好，那也不見得是真的不好，可能是裡面有些內容與他的認知不符合。

我想講到最簡單的，是誰會到中學，我想在座的各位是感興趣、或是過去主修跟影像有關，或有拍片經驗，可是我相信很多認為影像是很重要的教育，或是很有興趣教學生認識相關歷史或文化的，在我們過去跟老師接觸的資訊，很多老師認

為自己並非本科背景，我有的是熱情，但基本上像是嬰兒一樣，我很感謝富邦文教基金會，我知道這是富邦跟法國接觸的第三年，我在國影中心服務時，有討論該如何分工，曾幫上一些忙，等於是兩個民間單位作一些現在國家影像教育所需要的做的事情，包括出版影像教育相關的書，他們也作了很多工作坊，目前都是很積極的，但我利用現在的場合說一次，大學如果不再提供以電影研究為主的主修或是研究所，他實在沒有一個培訓單位，我不知道老師從哪裡來，偶爾會有國外念回來的老師，但他還是需要有教育學程的條件，從各種數據條件看的話，如果說前十所的國立大學不開始作電影教育工作，我會開始希望富邦能不能進入大學作電影教育，非常謝謝富邦文教基金會，真的是多管閒事，但我們需要更多多管閒事的企業。

今天的講者 **Pascal-Alex Vincent** 他自己也拍電影，是一個在學院跟創作上都有相當經驗的老師，我們就先鼓掌歡迎 **Pascal-Alex Vincen**。然後第二位是政治大學傳播學院的傅秀玲老師，他除了教理論課程外，也是臺灣非常重要的編劇顧問，也是香港的編劇醫生，他同時身跨學院跟電影產業的第一線，所以我想他們今天的分享，不會花太多時間在電影人才上，而是在教育現場的第一線作為學生的啟發，可以讓他們的批判、獨立思考何以學習，而在分享完後，我們會開放提問。

V：

我是一個電影人，這是我賴以為生的職業，拍過非常多的短片，這些短片其實也蠻受歡迎的。我也拍了我的長片，在十五個不同的國家發行，在台灣也可以找到這個 DVD，當然我沒有強迫各位去買這個紀錄片。我剛剛完成我生涯的第二部長片。

當我在宣傳我第一部長片時，我接受許多專訪。我常說我是在巴黎第三大學念書的，第三大學看了專訪內容後，就邀請我回到母校回去教學生。所以我今天非常高興能在第三大學教書，在巴黎的市中心。所以我的生涯可以被區分為兩塊，一部分是拍電影，另一方面我也是老師。我的祖父和父母都是老師，所以我一直認為老師是很高尚的職業，嚮往能夠教書。我很榮幸有這個機會。

今天富邦邀請我來主持這個論壇，針對的是國高中生的老師，還有我在巴黎也從事國高中的影像教育。我們參與的方式有二，第一個是電影史。什麼是影像，學習如何識讀電影。二是拍電影的實務，跟國高中生大學生一起拍片。所以這是一種能夠兼容，了解電影史，也從實務上去認識電影。

在我的報告結束之前，我會給各位看一下，這是我與法國青少年拍的片段。我覺得很重要的是，無論學生的程度如何，讓他們看電影影像是很重要的。尤其是這些經典電影，會說他們看不懂、太古老等。但其實我們可以去理解到，青少年都有非常大的好奇心，他們的大腦也可以容納這些不一樣的體驗。因此我們能讓他們體驗到經典電影的影像教育，和他們的學校合作，每個月看一部，我們把他們帶到戲院。為什麼非常重要呢，現代的青少年世代是被影像轟擊的世代，影像是

非常特殊的，對他們來說無所不在。讓他們認識到影像，如何去識讀，是很重要的。影像都是有意義的，絕不是憑空生出的，影像代表對世界的一種視野。所以如果從小朋友很小的時候開始就可以去了解影像。去看電影、去消費影像是足夠的。

在法國我們有很多教師去教導學生認識影像。有很多自願的教師來從事影像教育。我們無法否認影像無所不在。我自己是來自鄉下地方，在二十五年前搬到巴黎。我的那個世代是看書的世代，從電影開始出現後，越來越多人接觸到影像，今天還有網路。我們認為要讓年輕人識讀影像是非常重要的。我還要不厭其煩地說，影像絕不是毫無意義的。我們要透過電影來進行影像教育，已經推動二三十年了，國高中生他們都有義務必須在每一學期，至少上戲院跟同學一起看一部經典電影。我們覺得要了解電影，去看這些默片也很重要，因為那是電影最初的型態，而且是黑白片。在法國，我們有很多的默片都被收錄到國高中生的片單裡。譬如像是小津安二郎就是一個例子。這些國高中生就必須看這些電影。我們絕不會因為是黑白片或默片，就覺得青少年不適合看，因為常有人說這距離他們的年代太遠，美學也不同等等。或是有時有些片是用外語，如來自亞洲或英文，但我們認為其實青少年非常喜歡經典的黑白片，並不是因為這些電影很老或很近，就影響他們的喜好。從明年開始，這些國高中生就必須要看一部侯孝賢的片，《在那河畔青草青》，是他們明年國高中生必須看的一部片。我們知道在法國推動影像教育是國家付錢，我們納稅而他們用稅來進行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當然我們是在文化中成長滋養，所以我們認為電影在文化中也有一席之地，所以我要教育他們文化，就要從小開始教起。另外我剛剛提到每周都會在大學教書，也會每個月一兩次到高中去分析經典片子中的場景，讓高中生了解什麼是場面調度。為什麼導演要把鏡頭放在這邊，為何用長鏡頭、快速剪接。這些導演的意圖就是他想呈現的視野，我們要让學生了解到什麼是導演想傳達的。

今天青少年去看電視或去看網路上的影片也是如此，場面調度是無所不在的。所以我們認為一個青少年去了解影像背後的意圖，導演背後的意圖，想呈現的訊息等等，這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這個社會影像無所不在，今天青少年是影像很重要的消費者，我們首先必須教導他們如何去看，這是需要教導的，一開始我們會放一些經典影片，有時我們會擔心他們不喜歡，但是到最後它們都會很喜歡這些經典片子。那麼我們帶他們去看這些經典片，他們可能會不高興，但看完之後反應會滿好的。一開始不高興是因為黑白片，或是這部片不是法文，但是到最後結束後他們都很開心，因為他們集體進行了觀影經驗，而且很正面的經驗。

大部分情況下，我們會選擇比較適合國高中生的電影，讓他們從看電影來了解影像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在讓他們實際拍電影之前，看電影是很重要的事情。其實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機都可以拍片。今天我們有非常多工具讓影像普及、推廣，但我們今天想讓他們了解到的是，透過這些觀影經驗，讓他們認識到，並不是你們有這些機器就成為了導演，要成為一個電影人，是所謂的觀點。你們要有觀點，要有視野。導演把自己的觀點透過自己的影像分享出來，觀眾可能會喜歡，也可能

會不喜歡。因此讓青少年看電影，例如卓別林或小津安二郎，或希區考克，這是讓他們認識到多元的導演的視野。其實導演的視野也像是一扇窗戶，我們可以認識到世界是如何運作的。因此很多年來，法國的影像教育都是透過看電影，透過影視俱樂部，還有剛剛提到在國高中，無論城市和鄉間都有這樣的教育，當青少年長大後，也許他們就願意投入。因為我們知道電影產業非常需要人才，像今天廣告、網路產業都需要影視人才。因此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投入視聽產業。所以從年輕時就讓他們去認識影像，是很重要的階段。我這裡代表的是大學。三十年前我也是大學生，在我們大學課程總共三年時間，我們這些大學生透過三年時間了解電影，評論和觀看電影，從國高中一直到大學。無論在巴黎在各個大學，都有電影科系，我們很重要的工作室教導學生如何分析電影，這些到大學的時候，分析是更細的。比如我呢，我給的課是日本電影史，也有特殊效果，也有各種電影相關的主題。我們看那些已經拍成電影的影像，我們才能成為更好的導演。在這三年的期間，我們學習如何導演，從別人的電影裡面去分析。當然我是從公立大學來的，我們也有私立大學。這些私立大學更是從科技的角度來製作電影。大學裡我們都是讓學生有一個視野，是從電影史的角度來教導學生，現在有很多年輕人都想進入這個行業，我的課是每周四的課，有四百五十個學生，每個人都想進入電影行業。他們都很高興來。電影是很新的藝術，只有一百二十年，比起文學和繪畫，還很年輕。這些孩子都非常高興想來學新的藝術。他們是在大學學的，是在這一百二十年間，過去有過什麼樣的電影。在法國，從國高中開始就一直讓學生欣賞這些電影，一直到大學。

我自己是電影導演，我自己當導演之前，我是一個影癡。我吃了很多很多電影，我看過很多好的、壞的電影。慢慢我就變成電影愛好者，我做了這個選擇，去當導演。對我來說，這過程是必須的，你必須從吃很多電影開始，所有導演都是電影的愛好者。我既然是一個愛好者，所以我就去了解如何去製作電影，今天我自己是一個導演，但我不知如何使用攝影機，鏡頭我並不是那麼熟，但我知道從哪裡取鏡，我要如何來敘述我的故事。技術上我是比較弱，我都會找到專業人才。我作為導演，我很幸運能夠以電影作為我生活的工作，也很高興很希望把我自己的過程傳給下一代，這是我的責任。我拍電影是為了 **Business**，為了我的生活，可是我也跟國高中大學生一起拍電影，跟這些學生拍電影時，我跟他們一起編劇，等一下我會給你們看，跟這些十一、十二歲的孩子，他們如何敘述這個故事，如何編劇。我問他們：你們的觀點是什麼，你要說什麼？接下來我們共同決定之後，如何把我們的觀點拍成電影。…像這樣都是很實用的例子，很實用的片段，他們想拍的可能已經有人拍過的，他是怎麼拍的？大家一起看，這些孩子就可以一起參與，來拍電影，這是很重要。什麼是一個大的影像，什麼是全景，其實他們都看過都知道，可是我們要決定，你這一段要用遠景呢，還是用特寫呢？還是你要用很多光，還是你不要用太多的光，我們就跟這些學生一起來決定。當然還有很重要的因素，就是經濟因素。比如說你拍一部片要花很多錢，你去借一部攝影機

花很多錢，所以你要要有計畫，一部電影要非常成功，他前面準備的過程要很完備。學生呢，在這個過程當中呢，大家要學習如何一起合作，這其實非常困難，他們要知道誰負責做什麼，大家如何分配工作，一個團體如何運作。電影行業學習團隊工作，很多學校都很高興邀請電影實際的操作來學校運作，可以讓學生學習到很多。一天到兩天而已，最後你如何剪接。你在拍電影的時候，你一直在做選擇，比如你的觀點，觀點也是選擇。一個小孩他在人生的過程中在做選擇，你要讓他們很清楚，他們都是在選擇。你到底要當演員，還是你要當幕後人員，你要做很多選擇。讓中學生如何成為一個公民，讓他們知道在這社會上，你選擇在哪一個位置上做你的工作。我先邀請大家來看一個短片，只有五分鐘而已，在巴黎南邊的國中跟國中生一起拍的。(準備播片)

這些十一、十二歲的孩子，每年他們都要拍一部片，這是必修課，讓他們知道責任是什麼，讓他們知道準時是什麼。電影讓他們學習到如何有效一起工作，巴黎的每一個中學都一樣，你要選一個主題。今年的主題是人類登上地球的第一步，他們就邀請我去一起拍。由學生來編劇，我每週五去學校訪兩個小時，跟他們一起拍電影。我也知道在其他學校，有其他導演去帶領他們的學生，都拍同樣的主題。這些孩子是由我來帶領，服裝都是他們自己做的。學校老師也有參與。燈光也是…他們自己處理。我跟他們說電影要到台北來放，所以翻譯字幕是由學生他們自己翻的，跟他們的英文老師一起做的字幕。那我們現在立刻來看。

(播影片)

主題是迷失在太空中這樣的短片。這部片是在一個下午跟他們一起拍的，但是前製做得非常久，我們錢不是很多，所以只能自己建置月球的場景，大家就一起合作。可以看到大家都很年輕，但他們已經非常清楚場面調度，對他們來說這就是拍電影的入門，還有跟大家一起合作拍片是什麼樣子。這部短片是拍給國中生看的，不是參與影展或給一般大眾的電影。現在我要給大家看的第二部短片，這是跟高中生一起拍的。這是某個高中有一個搖滾樂團，拍攝音樂錄影帶。將音樂錄影帶的過程也融入影像教育中，教高中生怎麼拍 MV，還有用很少的錢來拍攝一個空間，一個地點，拍封閉的空間，也是一門學問。當然我們也沒有錢，所以我們直接在巴黎街區一個房舍走廊一起拍攝。我們要怎麼拍這個走廊呢？也只有一个下午的時間，我就跟這些高中生說，因為我們只有一條走廊，所以我們必須讓它有多一點的層次。我們去看電影史上有沒有其他導演有這樣的經驗，美國導演布萊恩狄帕瑪(Brian de Palma)在 1960 年的電影，他用所謂的分割畫面來呈現場景，60 年代的導演常常是用這樣的技巧。這位導演也是法國課程裡很重要的導演，他曾經拍過《魔女嘉莉》，也常常使用分割畫面，我們就用這樣的技法來拍一部 MV，讓 MV 畫面呈現較多的層次，因為我們沒有錢、只有一條走廊，我們要让觀眾透過影像語言，以為這個音樂錄影帶是花很多錢拍成的，但其實他完全是用學校現有器材拍成的。總共跟四位高中生一起拍攝，我們去了解如何進行分割畫面的技法，也一起去了解分割畫面在電影史上的應用。

這是巴黎市中心一群高中生所拍的一部片。所以我們沒什麼預算，你也可以看見畫面也沒有什麼。法國電影工業一年生產一百五到兩百部片，在教育這方面是非常注重的。在工業跟教育兩方面都是有很多關聯的。這些高中生接下來就上大學了或怎麼樣，之後如果他們要學電影這個行業，就要到導演或製片那邊去實習，這些電影工業都會跟大學有聯繫，來找實習生。電影工業要有健康的未來，就必須要有年輕一代的人，有好的教育來接上這個產業。所以教育跟電影工業這兩個部分是不應該分隔的。教育大概有一萬八千人，在求學期間，做兩到三個的實習。電影工業裡就知道有一批學生不斷進來，他們已經知道電影是如何拍攝的，知道如何寫故事。這個產業非常注重教育，就是因為知道只有注重教育，這個產業未來才會健康的發展。

可以再放一個短片。一個是國中生的，一個是高中生的，都是巴黎的孩子。在其他地方，法國所有高中都有這樣電影的節目。這是一個港口，他在大西洋海邊，巴黎西南邊比較小的城市，我在那裏教他們高中生如何來拍，我給你們看非常短的，不是我去帶領他們拍的，是另一個教授帶領他們。他找父母親跟孩子來一起跳舞，也有一個舞蹈的老師來教導。這是一個小小的片段。(播影片)這是一個片段，來呈現舞蹈動作。大家可以看到有一瞬間，有一個人，就是我同事，他搭在船上來拍攝，在船上進行的全景拍攝，舞者就在碼頭上面。船上還有其他高中生，一個一鏡到底。我們透過影像教育的方式，看了很多經典電影，讓他們了解這樣拍攝的意義…電影工業中，我們了解過去跟未來都是很重要的，不可分割，一脈相承，我們今天拍的東西都跟過去有所連接。法國的影像教育是這樣的意義，讓過去跟現在緊密連結，過去的東西是很重要的資產…來拍攝今天的電影。這就是為什麼法國電影工業為何能存續至今，因為法國的孩子從小就學習怎麼去看電影，怎麼去拍攝電影。謝謝大家。

(01:19:06)

林：

每次看到法國的例子都是雙重感受，一方面是太羨慕他們，另一方面是意識到自己國內的情況是太悲哀了，我是第一次曉得他們邀請導演來學校教授，除了宣傳學校的樂團，也是一個影像教育的學習，也同時讓學生可以跟專業電影工作者工作，我們都知道國內導演沒在拍片時，都是幫政府拍宣傳片，如果他們能到學校教小孩拍片能有多好呢，所以我想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借鏡的，那接下來我們歡迎傅老師。

(01:20:27)

傅：

大家好，首先我要跟大家致上很高的敬意，因為大家在中學推廣電影教育是一件逆水行舟的事，大家很多時候要跟升學壓力抗爭，跟學校家長抗爭，也很多時候

要跟找不到資源抗爭，很多時候也是跟自己抗爭，身為在大學教拍電影的人呢，我也有這樣的掙扎，因為剛剛 Pascal-Alex Vincent 跟大家分享個人的教學經驗，所以我也要分享自己的經驗。

我一直都想拍電影，我從十五歲都立志拍電影，那麼在美國待到五十歲拍片，同時也在南加大教書，在那樣的商業體系下，很多時候我會質疑這是我想拍的電影嗎？當然我會一直來來回回拍攝我覺得有意義的獨立電影，在很多時候回頭來看當時的藝術片，我都會覺得這個怎麼看不懂，不懂他想表達些什麼，這個過程讓我在教學上作了很多考慮，就我要教學生什麼東西，跟各位比較不一樣的是，我在教影像創作，這些東西比較多都是從技法、手法上去講的，但在教這個之前，如果我沒有教學生怎麼去看電影的話，其實他們拍出來的東西就算有技法，也拍不到觀眾的心裡面去，我們回頭來講，影像不管是哪一類型，對我們在思想價值觀上的影響，都比書或任何教育還大。

我相信現在每一個人現在捫心自問，你的一生中是不是至少有一兩部片打動到你了，事實上就是有東西打動你了，你才覺得要把這些東西傳授給學生。但是我教學生看電影的時候我不講理論，我直接問學生你看到什麼東西，每個人的經驗背景都不同，我會讓學生說，雖然很多學生的回答讓我翻白眼，但你不能怪學生，他們的生命經驗讓他們看不到這些東西，常常需要教師引導，常常還是同儕之間的刺激比老師還多。

那時候我是南加大最年輕的亞裔女性電影教授，老實講我上台講課是很緊張的，其實我從 18 歲就開始做電影，可是在美國沒幾年，我 28 歲去教一些 30、40 歲的學生，我其實很緊張，但我又想其實研究所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學生在講課，老師沒在講課，那就讓學生來討論，後來我發現學生給我們的東西其實很多，所謂教學相長，我希望把這樣的教學方式帶回臺灣，讓學生去討論，老師則是在適當的時機去勾他一下。

我剛開始教課的時候，在北藝大覺得如魚得水，尤其是大學部，等到我一個個挑起他們，完蛋了我完全沒時間講話，而政大的學生則花了我半學期才把他們拉出來，政大學生可能一生都是學霸，在剛開始教學時我非常挫折，我很生氣，問學生都沒有看法，一怒之下離開教室，我說除非你自己有看法，不然我不教了。

老師用湯匙餵的東西你不會記住，只有你自己想出來消化過的東西，你自己才會記住。其實我教學生的時候都不講理論，都是我自己咀嚼過的，那我們回到中學，我們怎麼教學生呢，一個是電影欣賞，當然富邦給我看他們的教案，尤其是法國來的教材，每一項都很豐富，但若不要給學生那麼難的硬性規定的話，我只教他們看兩件事情。第一個導演在電影裡要教什麼，沒有標準答案，導演要說什麼那

是導演的事，觀眾怎麼看你寫的東西，那是他的權益。

第二點除了你覺得他要說什麼之外，你覺得他是怎麼說的？那這個就可以看到法國來的教材，在技法方面談得非常細，但這些東西對於拍攝者比較重要，而不是觀眾，我教的一門影像視覺元素，在教如何用所有元素來操作觀眾情感，有些理論課都在談符號，那是可以分析的，在不同文化下可以有不一樣的解釋，但是創作上人家如何操作，你一定要知道。

我覺得不管你要不要拍電影，身為傳播系學生你要知道人家怎麼操控你的，這個東西是你必須要有意識，我覺得當我去教學生這兩個東西是很單純的，你要怎麼知道，你要怎麼說，比方編劇怎麼寫，那這個如果真的很簡單的話，我沒辦法教那麼久，我最近又收到一個看起來資金龐大的劇本，他簡直像小說一樣，秋天的落葉，引起主角的幻想著什麼什麼，幻想要怎麼拍呢，我其實心裡在想說這個人不懂劇本，這方面是我作為老師要去指導學生的，那個是技法方面，在我教大學學生要怎麼拍電影，最大部分是要他們提出自己的觀點。

學生拍的全部議題都是霸凌，後來我就禁止他們不能拍霸凌，也不能拍我跟媽媽相處不好、我跟爸爸無法溝通，那他們拍什麼呢，慢慢好東西就出來了，他們可以拍出櫃，可以拍憤怒，後來他們還拍到他爸爸怎麼處理奶奶失憶，爸爸夾在母親和奶奶中間，究竟是要把媽媽送到安養院還是在家照顧，那就是我的學生從自己的角度看爸爸的難處，當開始要求學生不能拍自己的肚臍眼之後，他就慢慢可以看到自己的生活，但到周遭的事情，旁邊人的表情，那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可以要求的，在他們想看到的東西之外，你還可以看到什麼，很多以前經典的片子，他們都有牽涉到青少年的議題，比方楚浮的四百擊，慢慢的從這些東西導引到他更深層的價值觀問題，我覺得另外一個就是當你給學生看的片子夠多之後，他慢慢得會培養出自己的品味，我常跟我的導演學生講，當一個導演，第一個你一定要有品味，第二個就是你要做決定，一個導演平均在片廠工作八小時的話，一天通常要做 1000-2000 個決定，那這決定怎麼來的，這個決定從品味來的，品味怎麼樣培養，就是你多看。久了之後，比如說以前你看到人家說，這人很關心另一個人，表達方式是去幫她蓋一條棉被，這你看過多少，不煩嗎？所以我就禁止學生這樣寫。另外生氣的時候，握緊拳頭給他一個特寫，為什麼要用這種東西，你們都是拿二手資料餵給觀眾。這是你從連續劇看來的，喔生氣的時候就是要握緊拳頭。

那你獨立思考能力在哪裡？你要創作什麼，你都使用別人僵化的符號，我們不需要那些東西，那個是僵化的符號，每一週要做的作業是什麼，那生活觀察要觀察什麼東西呢？你去觀察別人不要把自己代進去，通常這個最難，我要你去做一個觀察者，把你看到的東西寫出來，另外教他們藝術進修，看什麼都好，因為生活就是藝術，生活中你可以抓得到、感動你觸動到你的都是藝術，有時候我會把學生叫上台來，給他一個情境，現在你在很擠的公車上，突然有人摸你的屁股，你怎麼反應。就叫兩個人上來。有個女生跟男生上台了，當然男生很客氣沒有真的



摸，女生就不動。我問你怎麼不動呢，她說我在想他會是故意的呢？還是不小心撞到的呢。所以你看台灣學生真是溫良恭儉。幾年前幾個高中生對路上的遊民潑糞，我一樣把學生叫上台演出來，你是遊民會怎麼反應？如果是高中生呢？十九歲的大學生說，我會打手機給媽媽。我跟他說，遊民沒有手機。有個女生說，我會抱住高中生，跟他分享糞。那這就是創意了，需要去幫他們帶出來。我們不能夠放棄任何一個學生，因為你永遠不知道，種子播下去後什麼時候會發芽，花朵長出來會多美麗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，謝謝大家。

林：

我也分享一下我在中央大學英文系教學生做故事發想，一半也是霸凌，我覺得臺灣真得很黑暗喔，我們還有一點時間，接下來的Q A馬上開始。

林：

那傅老師剛才講的，其實也很像，你的品味，關於怎麼去當製作人。還有第二個你的問題或是針對分享的回應盡量簡短一點，那我們可能就是大概三、四個問題綜合之後回答。

Q 1：導演放的最後一個片段裡，裡面幾乎都是女性，請問是有什麼特殊的理由嗎？

Q 2：我在大學教書，剛才您提到為青少年放映經典電影，你是怎麼樣讓學生產生興趣？

Q 3：就是覺得法國看待電影的角度，還有台灣看待電影的定義是不一樣的，那我覺得可能是在執行上，我不是老師我是研究所的學生，我想問導演在法國的一般教師，是不是也能像電影導演教得那麼深入？

Q 4：我是國文老師，看到學生求學過程的狀況，我就在反省是不是我們給的不夠多。我比較好奇的是，除了他們每年都要去電影院觀影，學校有沒有一些環境上的教育？我常發現老師教給他們技法，導演強調觀點，會有那麼多霸凌議題可能也是因為比較容易取得。想問法國資源豐富，但臺灣執行時間短，請問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嗎？

林：

大部分的問題是由 Pascal-Alex Vincent 來回答，我自己想補一個問題，關於傅老師，就是關於剛剛提到的編劇的課程，適合在中學執行嗎？

( 0 1 : 5 7 : 0 0 )

V：

關於第一個問題，你看到這些人他們都是自願演出的人士，我們就說誰願意成為這影片裡的角色，很遺憾大部分都是女性，就是這樣子。也許我們可以說法國

是一個比較沙文主義的國家，跳舞來說可能太過陰柔了，所以對於這些媽媽或女學生來說比較容易吧，在影片裡跳舞。

第二個問題，當我們帶領這些學生去看這些經典電影的時候，在電影開始前的十五分鐘他們都在看自己的手機，看一些很可愛的影片。一般來說放映電影完後我們都會有討論，會問他們喜歡嗎？不喜歡嗎？從討論過程中他們會慢慢產生興趣，就算他們不喜歡或覺得無聊，但大家一起討論的過程，反而會引起他們的興趣。我們沒有強迫他們喜歡這部電影，但只要他們對這部電影有反應，無論是喜歡或排斥，最重要的是讓他們看自己私底下不會去看的電影。我們帶他們去看卓別林的電影，喜不喜歡不重要，但他們必須發表意見，這比較重要。

Q 2：在放映電影之前是否有暖身的活動？

V：這是個很好的問題，放映前都會有十分鐘的導讀，我們會告訴他們即將看到什麼樣的作品，提醒他們這是黑白的喔、是外語的喔，請他們嘗試去看演員怎麼演的，導演如何傳遞訊息。

V：(回答 Q 3)當然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。在法國這些負責影像教育的教師，他們並不是專門的教師，他們可能是教地理、數學或法文，沒有專門電影的背景。過去幾年開始，像我這樣的電影人，在一兩天的時間我們開始負責培育這些教師，讓他們對電影有些基本概念。就算他們是數學老師，多半也會對電影有些興趣。另外法國政府也會給他們相關的教材、手冊或講義等等…向這些教師解釋，他們再對學生應用這些教材。所以其實在高中負責影像教育的人，他們都沒有電影的專門教育，他們都是別的科目，另外還有一些輔助的教材來幫助他們。

V：(回答 Q 4)法國是一個擁有許多藝術電影節的國家。每年都有三百個以上的藝術電影節。所有法國城市都有這些電影節，他們也必須來參與，跟學校一起合作，所有法國的電影節都有要讓青少年擔任電影評審團，國高中的評審團都有。讓這些學生肩負一些責任。所以幾乎所有的電影節都會有些所謂的青少年獎項，譬如說克萊蒙費宏(Clermont-Ferrand)短片電影節、坎城影展，這些電影節都由法國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資協助，因此他們必須回饋，接待這些青少年，讓他們去欣賞這些片子，這也是他們的義務之一。我一直認為在法國大家很幸運，大家有這些藝術電影節，也有亞洲電影節，我們會用遊覽車把學生帶到影廳裡去看電影；電影節也有義務來邀請，不然他們之後就不會收到相關的經費補助。

(02:05)

傅：

老實說，當學生告訴我他們想拍電影時，我其實是想勸退他們的。因為在臺灣拍

片經濟層面是很困難的。而精神上也很苦，有片拍、沒片拍都很苦。我不會鼓勵學生一定要拍電影，但我一定會鼓勵學生好好看一部電影。影像的敘事其實比起文字強而有力一點，但我覺得更重要的，他們在當編劇之前，每週都要寫生活觀察。我最近幾年，在幫影一也好、香港電影公司也好，我看到很多現象就是技法不錯，但人物沒有感情。我教編劇其實最難的是如何塑造人物。我跟李烈前陣子聊天時也都在感嘆，故事架構有，但人物情感不夠，故事就架空了。我問學生妳上禮拜最生氣的事是什麼？你生氣的反應是什麼？學生說沒有耶，沒什麼好生氣。我說，怎麼可能，我每天都在生氣！有一句話說 **be hungry enough or be angry enough**，你才能當導演。培養同理心也才能說故事。技法一年就可以教會，但是後面的東西可能一輩子我都還在學。

林：好謝謝傅老師，那剛剛舉手的有一二三四個。

(02:11:37)

Q 5：我是老師，我的想法就是說，在法國給學生看片，是看全片還是只給他們看你覺得經典的片段？還有一個是，老師怎麼引導學生的創意，不要壓制他們，但又要適時引導，不要過度天馬行空？

Q 6：

我是臺灣電影從業人員，我是製片。了解法國每年都帶學生走入電影院看電影，我好奇的是進電影院的原因？現在觀看的方式多元，如何看待影像教育跟進電影院看電影的關係？

Q 7：

我是中學國文老師，有些老師會要求學生去拍微電影，我們當然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場域耕耘，要如何讓學生先認識電影了，再去實際操作？感覺許多老師都是在意成果，而前面沒有好好教學。

Q 8：

我是學生，我會接觸影像教育是因為我的高中國文老師，他會在空餘時間給學生看電影並討論分析。但在臺灣考試體制下，學生會不理解老師這樣做的意義，甚至抱怨。想請問在高中做影像教育時，要如何讓學生知道影像教育是重要的、他們必須知道的？

(02:17)

V:

關於第五個問題，我們都是讓他們看完整的影片，當然有時我們會播放其他電影的片段，也許是因為時間上的限制。但大多都是完整播放。像是跟外太空的片有《星際大戰》、《星際效應》，我就會推薦他們看。也會推薦他們添加一些幽默的部分。長時間的討論很重要，很多成果都是長時間累積出來的。我也會問他們這些想法想表達什麼意念？然後我訴諸於文字，並問他們這些概念是否相同？其實這花費許多時間，也需要學生許多專注。

(02:21)

傅：我覺得一開始一定要選學生有興趣的議題，等他有興趣，嘗到了這種互相討論的甜頭之後，你再介紹他去看稍微難的電影，這要層次漸進，所以我覺得選教材非常重要。另外我很討厭微電影這個名詞，短片就是短片，拍短片作業績我個人是非常反對，我覺得扼殺學生的興趣是一種罪惡，那如果他是因興趣拍片，當然要鼓勵他拍片，那我也不反對，但你就不要當專業，我不反對學生因為生活的興趣想拍短片，但大人真的不該為了業績，去逼迫學生。

林：

我聽過一個 APP 執行長說過，成功的三個條件：剛性、方便、心癢癢，老師怎麼願意讓大家去看片，學生還不知道電影很好的時候，可能要用其他方式，像是他們會覺得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感覺很好，就可以一起討論、一起看電影。那微電影我也可以回答一下，我覺得就是說，學生只要一起做一件事情他就是好的。我是認為在學習的階段，只要去做就會有收穫，即使不是電影上的收穫，還是有其他合作等等的回饋。其實兩位老師今天都很強調要先帶學生去看電影，也許學生實際去做會失望，因為他們做出來的，跟想像中的不一樣，其實也是一種學習。

Q：如果我們因為國小國中端都沒有電影相關課程，他就去拍了短片，那這樣對他有幫助嗎？

林：我是覺得對他要拍片沒有什麼幫助，但他今天只是去做了，就是一個學習。

Q：所以他學習的是另外一個領域的收穫這樣子？

林：對，可是如果需要專業協助可以打給富邦、打給國影中心。

Q：所以老師基本上意思是如果對影像的鏡位有基礎認識的話，他的收穫會更加豐富的意思嗎？

林：我想今天兩位講者都很強調帶學生去看電影，那前面法國導演也講到他進入

到高中帶學生拍短片，事實上是帶他們去看電影，現在的學生是這樣，他們看的短片非常少，可是因為他看到一點點，他覺得我也可以做，那他這個心其實是滿大的，通常做出來會很失望，因為想像中可以做到的，跟實際上做出來的落差會很難看，好不好，那我們這邊就最後一輪再請幾位提問。

Q 1 0 :

就是剛剛傅教授有提到說，如果技法只要一年就學會，那有沒有可能用比較簡易的方式，讓學生知道他是如何被操弄來引起興趣？

Q 1 1 :

我之前在電影從業幾年，我想請問兩位老師，其實幾十年前就有電影教育了，但他是跟一般課程結合，我想問的是在一般課程與電影教育混和在一起，讓學生被荼毒？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片單是如何決定的，會不會被質疑背後有意識形態？

Q 1 2 :

我是富邦電影課的講師，剛剛有聽到教授電影教育的老師不一定是專業老師，是透過兩三天的課程獲得基本電影知識就去教授，想請問這兩三天教的東西，有什麼是最重要、必須給予的東西？

( 0 2 : 4 8 )

V :

為什麼去電影院看電影很重要？我要再強調，導演拍片就是希望大家能進戲院去觀看，我想讓學生知道並不是在網路上看了片段，就能了解整部電影，電影是描述時間的過程，所以我希望觀眾能進戲院觀看完整電影。

Q 1 3 :

就是在做影像教學的時候，你有參考書嗎

V : (搖頭)

傅：那堂課是南加大從創校到現在都在進行的課程，書名叫用視覺元素說故事，那教材現在有中譯本了，你剛剛提到作遊戲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，不論是高中生甚至大學生，其實都需要作遊戲，我希望怎麼去學這個東西，如果說他們這個年紀的話，我沒有標準答案，但有互動永遠是最好的。

其實我覺得電影有看比沒有看都好，其實我也很喜歡《明天過後》，至於《珍珠港》其實有一些東西不符合史實，那他有沒有告知學生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有認識爛老師或好老師，我覺得都無所謂，只要他們要看就好了。

我回來教書的時候放電影給他們看，我從來沒有覺得這麼寂寞，因為他們都不知道這些電影，我一定是放整部片，他們雖然都不知道，但他們願意坐下來看的話我就很感動了。

林：

但我要回應一下，歡迎有興趣用簡易方式教學給學生的老師，拜訪國家電影中心的認識電影跟影像教育扎根網站，其實我記得我在國家電影中心非常想做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做跟電影有關的桌遊，但最後沒有完成，如果富邦有興趣的話，我們可以來合作一下，比方說電影修復師，他玩過一次他就知道什麼叫電影修復。或是叫我是大導演，拍片的時候到底需要什麼，比方說找林青霞演，就要很多錢，或是找誰，就比較少錢。這大概就是一個遊戲的方式，困難的是要把他想得很清楚，至少讓他們知道這個概念。那關於教學的，向來都是這樣，電影被用來輔助其他課程的，我是覺得爛電影不會影響品味，就跟喝紅酒是一樣的，我覺得那真的不是問題，問題是有沒有人教學生看好的電影，我近期的觀察是變化非常非常得快，我在五年前教授拍電影的方法，還有學生認真會看覺得有意思，但現在除了滑手機跟睡覺的學生，其他的學生眼睛裡其實沒有亮光，但如果把他們分組討論，他們其實滿快樂的，就算答案很爛，但他們還是討論過了。

可是學生如果不讓他們有機會去看、討論，你不讓他們到大螢幕上看，他們不會知道有多爽，我認為在法國是從中小學就有老師帶他們去戲院。像我今年在中央大學辦電影修復影展，從中國電影資料館挑了14部片子，我們有個電影院，在校園裡放DCP，只有十來個人看。

所以說這個就是我覺得很生氣，以後再也不要辦了，沒辦法誰叫你要辦，如果要一路怪下去沒有電影教育的話沒完沒了，如果要改變現狀，我覺得只能靠老師，我想這個是需要很多人去讓他被重視，真的有心人去做時候能夠拿到，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講說，為什麼現在的電影都讓人不是那麼滿意，他問題一定是環環相扣，如果在場的能夠稍微推展一些就好了，那我覺得最後一個問題可以讓Pascal-Alex Vincent 回答一下。

V：

總而言之，電影的主旨是非常重要的，電影的場面調度、方式是什麼，這兩個都是這些老師必須知道的，這是最重要的。無論是哪一科的老師，都是非常有意願去學習電影，也就是「是什麼」、「怎麼樣」必須學習。每個導演都有自己的風格，像是楚浮跟黑澤明的風格就截然不同，要讓這些老師知道，每個導演都有處理自己電影的風格。我們也不會忽視每個老師的生命經驗，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，我們絕對重視這些接受培訓的教師他們的觀點，讓他們自己去描述、書寫覺得電影的主題是什麼。另外關於電影史的教育，我們會問說，為什麼這部電影會成為電影史上的經典？試著告訴這些老師，經典電影在現代能引起學生什麼迴響，引導他們去思考這些問題。

在法國，片單是每三年就會更新一次，有個委員會一起討論，成員有老師、電影從業人員、教育心理學家等等，避免引起家長反彈。經典片子實在太多了，永遠都放不完，1970年代就有幾千部電影，要選出適合的片並獲得授權並不是容易

的事，於是這個委員會一起制定，裡面有十個人。

林：那謝謝以上兩位的分享，富邦文教基金會跟國影中心在影像教育上真的投入了非常多心血，如果你還不知道的話，其實富邦文教基金會翻譯了法國國家電影中心的教材，那個教材除了背景也會有如何教導老師 **why**、一個是 **how**，就為什麼要拍這個主題，怎麼做場面調度，攝影機鏡位怎麼放，那這裡面教材基本都有字數不多可是詳盡的說明，那國家電影中心也做類似的事情，選的大概都是台灣自己的電影，我覺得這是難得有現成可以用的，那如果你是在場第一線的老師，歡迎您多多使用，好那今天我們就在這邊結束，喔明天還有一天歡迎各位多多參與，謝謝！

( 2 : 5 5 : 5 1 )